

“诗家清景在新春，绿柳才黄半未匀。若待上林花似锦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

早春二月，春寒料峭，最大的风霜雨雪也阻挡不了春天到来的步伐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文人雅士泼墨挥毫，创作了许许多多与早春有关的名篇佳作，倾诉丰富的心情，描绘春天斑斓的色彩……本期“康巴文学”版以“春天”为主题，从来稿中选登几篇散文作品，以飨读者。

春天破土而出

◎仇士鹏

竹笋留给我的印象，一直是励志和积极的。

在黑暗中积累了一季的力量，它们的根握紧了大地蓬勃的脉动。只等春雨洒落，便猛地抬头，破土而出。从蚂蚁的视角来看，就像是一座座巍峨的金字塔拔地而起，直入云霄。

高中时，有同学很喜欢竹笋，不仅在课桌、墙边贴上竹笋的卡通图片，还在荣誉墙的格言栏里写道：“像竹笋一样，一鸣惊人。”他也是这么做的。

高一时，他的名字一直沉甸甸地挂在成绩单的最后一位。那应当是他求学生涯里的凛冬，从乡下的中考考进来，基础薄弱得堪比豆腐，听课时常常掉线。但他并没有破罐子破摔，而是如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竹子一般，不管是课间还是周末，都牢牢地坐在位置上，低头刷题。终于，在高二摸底考的时候，他爬到了班里的前二十，而在高三，更是一跃而入年级前十。这颗才露尖尖角的小竹笋，耸立成了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金字塔。

印象中，他也很喜欢吃竹笋。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，他说，只有亲口品尝竹笋的滋味，才能明白苏东坡流连忘返的原因，也才会理解陆游“味抵耽雉尾狸”的感叹。他尤爱竹笋炒肉，素净和荤腥相映成趣，鲜美便有了更悠久的余韵。而竹笋炒肉作为食堂里的常客，也是青春的回忆里一枚盘子大小的印章——那时候，我们多像竹笋，青涩而又灰头土脸，未来的挺拔都还缩在体内。庆幸的是，无论是迷茫、遗憾还是叛逆，我们都在下意识地厚积薄发、野蛮生长，冲出土地或有先后，但撞入的都是春天的怀抱。

毕业聚餐时，他特地点了一道竹笋炖鸡。他端着酒杯说：“《诗经》中有一句：‘其蔬伊何，惟笋及蒲’，在古代，笋可是饕餮宴桌上的珍品，今天吃最是应景。祝愿我们以后都会像雨后春笋一样，一日三尺，一鸣惊人！”想想三年前的他，我突然理解，为何古人称呼竹笋为化龙枝了。

母亲也是竹笋的拥趸，她很欣赏它“嘴尖皮厚腹中空”的样子，时常教育我：“你要像竹笋一样，做事有冲劲，但又不招摇。”不能学花草，个子长不高，心思全都放在梳妆打扮上了。看看竹笋，不妖不艳，踏踏实实，长大后更加虚心，这才配得上冠名竹林七贤，无愧历代文人的钟爱。

当然，还要皮厚。她说，每次下雨后，竹笋就一个赶着一个地冒了出来，每一条根都鼓着腮帮吸收阳光雨露，绝不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故作姿态，把生存的机会拱手让人。母亲以前因为事急，放弃了某次表现的机会，结果错过了本唾手可得的龙门。所以她经常对我念叨，一步落后，步步落后，不管心里多么不好意思，该露脸时就露脸。不知竹笋听到母亲的评价会是何感想，大概是满脸引为知己的洋洋得意吧。

只可惜，现在的我，嘴钝皮薄大腹便便，既会为每一寸的拔节沾沾自喜，又会下意识地偏居一隅，宁愿慢吞吞地悠闲生长，也不想挤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去夺取“更容一夜抽千尺，别却池园数寸泥”的机会。不过，也正因此，我走过十几年的风尘仆仆，影子依旧能和谐地融入竹影的婆娑中，也算有得有失。

我唯一抓住的机会，就是春天在老家时，和父亲一起去挖竹笋——灵魂里缺竹笋，就用食补。只是，长久地生活在高楼上，冷落了山野，泥土赌气地把竹笋牢牢捂住，让我翻来覆去地找也发现不了。父亲不一样，土生土长的他，格外受竹林的欢迎。他目光一扫，便能找到并读懂竹身给出的线索。“这多明显啊！”锄头一刨，竹笋就被挖出来了。在我眼中，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魔术，毕竟，我怎就瞧不见呢？所以和父亲上山，就成了一场邂逅惊喜的旅程，虽然我只是旁观者，但也能分到一点竹林的恩泽。用山泉把竹笋做成汤，一口饮下，我便和山野拥有了同样的呼吸。

隐约间，我也感到竹笋里贮藏的春天，终于从我的体内破土而出。

春天的影子

◎章铜胜

春天有影子吗？当然有。春天的影子，是花的影子，叶的影子，风和雨的影子，山和水的影子，也是殷勤探望春天的人的影子。

花的影子，在春天是最常见的一种影子。一种花开了，便引来众人的围观，人们用图片，或是文字来传递花的讯息，也记录下那些花开的影子。花的影子，何其荣幸，但花的影子，又当得起这样的宠爱，它们是宠不坏的，越宠越开得恣意、艳丽。杏花春雨，是江南诗意的花影，它的身后，适宜一座深深的青砖黛瓦的老宅，在细细的雨里。桃花朵朵，该在山下的一湾清溪边，数枝桃花红艳，映水而开，在暖阳下热闹，在水里清静，便极尽春之妩媚了。樱花的花影，总感觉有些不确定的清冷，花虽繁，终是经不起一场风雨，数日暖阳。牡丹盛开，好像世界忽然间就安静了，只等着它们花开，也只等着它们在春天里高调喧哗了。荼靡有些谨慎，花事了，是在为春天的花影作着总结，总也说不完，总也说不好，它想为春天的花影留下余念，也留下余味，只是还没等它絮叨完呢，一转身便是夏天了。

我们习惯了看阳光下，春天新叶的影子，那些新叶的新绿淡黄是萌人的，是能让人心融化的。直到我发现，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去看它们，就是逆着光去看它们的时候，我才觉出了那些新叶的惊悚。鸡爪槭的新叶很小，淡淡的红，叶脉清晰。逆光去看，它的细枝，如淡墨勾出的细线，墨线里暗藏一点深红，在那些规则分布的细线尖端，伸出小小羽状叶片，呈现出透明的淡粉浅黄色，叶柄的基部，有小而鲜红的叶托，画面看上去清爽而明丽。逆着光看，紫藤的藤，是黄褐浅灰的淡墨色，是随意勾勒的几笔，叶片明黄浅黄，点缀着的几串紫藤花，是粉紫色，随意框出一个竖长的画面，便是一帧上佳的写意花卉，无须落墨便成画。春天里，每一片新叶的影子，都是一幅画，或细描的工笔，或泼彩的写意。

风和雨的影子，总是让人难以捉摸。风牵动着雨，雨有时候也很随意

和任性。风雨之夕，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，看着风雨不定的样子，也就没有了耐心。于是坐下来，随意地看看书，想着自己的心事，任风和雨互相晃动着彼此的影子。

山的影子，天天在变，一天一个样子。层层叠叠的绿堆涌而来，如浪，会堆会卷，层次分明；也如山，高低错落，连绵不绝。看不完山影的变，就看水吧。春水，是活泼善动的，山间的溪流自是不用说了，即便是河里、湖水的水，也是如此。我站在湖边看水的时候，被水的涌动晃晕了眼，定了定睛再看，还是这样，湖里的山影、树影、花影被搅动、撕碎，又聚拢、晃动，如此往复。我想，如定格那些晃动的水面，看看它们真实的样子。我拍下那些水面的照片，把它修成黑白的模式，那些呈现的水面的波纹、那些曲线、漩涡、色块，深浅不同、大小各异，在很多张图片中，我甚至找不出一条相似的线或斑块，我被那些水迷惑了，它的影子那样善变，我怎么能抓住它呢，可它的样子，又是我分外迷恋的，我常常站在岸边，静静地看着水的影子，我希望它们也能在某一时刻，和我一样，也能稍稍安静一会儿，好让我看看个究竟。难道一湖春水，就不想看看我们这些在水边看着它们的人的影子吗？山的影子，也是天天在变，一天一个样子。层层叠叠的绿堆涌而来，如浪，会堆会卷，层次分明；也如山，高低错落，连绵不绝。

前几天，我看到一张图片，是一位校长拍的。校长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看见一位穿校服的少年，正站在路边的樱花树下，抬头看一树盛开的樱花，那样深情投入的样子。校长停下车，没有打扰孩子，轻轻按下了手机的拍摄键，定格了一位少年在春天里抬头看花的身影。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，我被那张照片圈粉了。是啊，这才是这个春天里最美的影子，一树纷繁的樱花和一位天真少年的影子，也是一位校长远远地地看着这些，并悄悄拍下这一刻的身影，那是一个温暖人心的身影。

一家子的难和累。

镇上热闹的地方还有东大街的商城，那里汇聚着来自外面世界的各式各样的时髦春装。姑姑的裁缝铺在商城最不起眼的角落里。姑姑是一名老裁缝。裁缝听上去是又落后又过时的职业，可是哪个地方的街上能少得了个裁缝呢？姑姑手艺好，周边的人都知道她。有一年春天，邻镇的一个中年女人慕名找到姑姑，拿出一条90年代的浅粉喇叭裤，请姑姑帮她尺寸改大一些，一定得改得美观。这有点不好办，姑姑有些犹豫。

中年女人就向姑姑讲了这喇叭裤的故事。她上学晚，十六岁才读初二，总觉得自己笨，不是读书的料，很自卑，整天低着头，心情坏透了。就琢磨着退学。那年春天，在省城上班的小姨回来探亲，送给了她一条浅粉喇叭裤。在那时的小镇，喇叭裤又时髦又酷，她穿上后，很骄傲自豪，又不知自蒙些什么，不想低着头了，就昂首挺胸地向前走，突然就找到了自信。她开始努力学习，她要像小姨一样到省城上班。

浅粉的喇叭裤改变了她的命运。虽然她依然在小镇，没有像小姨一样到省城上班，但她考上了师范，成了教师，在小镇有了稳定的工作。现在她的生活又陷入了黯淡，她拿出一直珍藏着的年少时的浅红喇叭裤，却穿不上了，可她想穿上，找回那股青春年少的心态和劲头，走出当下的境遇。

姑姑寻了很多地方，终于找到了和那浅粉喇叭裤相似颜色的布料，完美地扩大了喇叭裤的尺寸。

她和姑姑后来成了朋友。姑姑给我看她们爬山的照片，她穿着姑姑修改的浅粉喇叭裤在一棵杏花树下，中年的她洋溢着青春年少的潇洒气息。

我再一次想到“春衫薄”，在古典诗词里，它说的是美好、年少、潇洒、轻快，是浪漫和诗意。而在现实生活中，这些似乎离我们很远。在日复一日的前行里，我们负重累累，脚步怎能轻盈起来呢？尤其人到中年，有多少步履轻松呢？我们怀念穿白衬衫的时光，我们喜欢春天，渴望岁月长，衣裳薄，像年少时纯真、无忧无虑，像春天明媚鲜亮，心态年轻，笑容潇洒，步子轻快。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雪花

【第2518期】

踏雪寻春

◎吴建

寒潮肆虐，天寒地冻，一场瑞雪悄然而至。雪花像是顽劣的孩童，斜斜地飘落在玻璃上，调皮地敲打着窗棂，轻声入耳！雪，震撼着我，激励着我，诱惑着我。我披衣下床，推开窗，望着眼前这银白的世界，蓦然萌发了踏雪寻春的念头。妻侧卧在床，沉浸在琼瑶的言情小说中时哭时笑，听我说去寻春，瞪大眼睛骂我有毛病，我诰她，我们南方难得下一场大雪，这雪中恐怕别有一番风景和情趣呢。经我这一说，妻来了兴致，忙穿着靴，挽住我的臂弯步出家门。

天色尚早，万籁俱寂，雪把落寞沉闷失色的大地装饰得银装素裹，分外美丽。我与妻踏着松软的积雪，来到小区后边的马路上。马路北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。放眼望去，平原旷野覆盖着厚厚的素缎，雪花飘飘，晶莹茫茫，天地交融成洁白的一体。妻跌足叫道：“寻春寻春，寻你的魂！”我笑道：“若是桃红柳绿，鸟语花香，那是游春，这踏雪寻春，妙在一个‘寻’字。”妻装着一副无奈的样子，极不情愿地跟我穿过马路，寒风裹着雪花直往脖子钻，化成滴滴水珠，冰凉冰凉的，妻满腹怨气，我劝她稍安勿躁，漏泄春光雪压不住，只要细心点，定会寻到春色。我们踏向原野，田野被罩上一层神秘的白纱裙，仿佛就是美丽的、婀娜多姿的、不失神韵的女人，分外妖娆！路过一丛草地，踏上去，软绵绵的，仿佛让人感觉春天就藏在那雪底。我扒去浮雪，看到枯草被顽童放哨火焚毁了，一片焦黑。可拨开灰烬，惊讶地发现几叶嫩嫩的草尖已破土而出，绿得透彻，绿得晶莹，虽然此刻依然风雪交加，但是这抹绿意着实让我们惊喜！我脱口而出：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妻说：“这抹绿色要真正复苏自己的生命，还有待时日。”但在我的眼里却看到了一个蓬勃的春天。

观赏完“侵陵雪色还萱草”的美景，妻问哪里去，我说就去西边的柳树吧。妻调侃道：“那里也有春可寻吗？”我点点头。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柳树，恍然走进了一幅最美的图画里。但见银絮压枝，柳垂玉挂，一片冰清玉洁。妻牵过一根柳条，拂去银屑，欢呼：“柳枝吐芽了！”我凑过去细瞧，果然枝丫上绽放出点点鹅黄色的嫩绿。这雪中的嫩芽啊，让人感到它既神秘又平凡，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慰藉与舒展。妻许是看到我痴呆的神色，轻轻推我：“怎么，又有了诗不成？”我叹道：“只可惜，不会作诗，难以抒情。”

穿过柳树，不见路的踪迹，妻问怎么走，我说随意走吧。妻先是疑惑，继而微笑、点头，朝我眨眨眼，女人毕竟有女人的狡黠与智慧。走不多远，只闻几声“嘎嘎”的鸭叫。抬头望，前面有一方小池，几只野鸭正在欢快地戏水。我们伫立岸边，观赏池面上雪花在轻盈地曼舞，小鸭在尽情地嬉戏。

妻抢我先吟东坡的名句：“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

回家途中，雪已消停，忽然眼前一亮，路边的积雪中透出或黄或红之色。我俩驻足蹲下，推开积雪一瞅，哦，原来是迎春花，红与白相映，黄与银竟美，溢彩流光，楚楚动人。那小巧的花朵宛如一支支金灿灿的喇叭，似乎在吹奏春天即将到来的乐章。我问妻：“今儿踏雪寻春感觉如何？”她笑答：“妙哉！明年再下雪，咱俩再来。”

